历史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近些年来,伴随着数不胜数的“博物馆热”“非遗热”,“国潮国风”逐渐成为年轻人之间的新时尚。在这一背景下,舞剧《五星出东方》获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这不仅是文化遗存融入当下、“活”起来的实证,同样也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文艺创作者给予了巨大鼓舞,为未来继续做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五星出东方》的构思源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舞剧讲述了汉朝戍边将领奉,在精绝古城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惺惺相惜,最终结下深厚情谊的动人故事。其中,奉贴身佩戴的织锦护臂见证了这一切。男主人公奉、女主人公春君和精绝城的名字可以在出土文物中找到依据,也正是基于史实、高于生活的创作,让这部作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舞,跳的是人民生活;历史,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但由于时代久远,舞剧创作一度十分艰难,编剧曾十二易其稿。几经对素材的挖掘和推演后,我们最终决定以更加意象化的方式来体现文物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表现形式上,我们选择了长于抒情的舞剧形式;在舞蹈设计上,围绕织锦护臂展开联想,以尼雅木简“奉瑾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进行舞姿想象,包括充满野性的建特、柔美多情的春君、将帅风范的奉等。不仅如此,舞剧中充满了大量中原和西域两种风格舞蹈的呈现、切换,既有融合、和美,也有碰撞产生的火花,生动表达了汉代多民族交融场景,展现了文化的互融互通风貌。

从历史的真实中提炼出艺术的真实,《五星出东方》以虚构之“事”映射历史之“真”、以浪漫之“情”升华家国之“志”,让沉寂的文物绽放出新的光彩,也为以文物等史料为原型编排戏剧舞蹈、创新方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些探索。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我国的文艺工作者们一定会用更多优秀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自己的力量。

讲述人 王舸

光明日报记者 赵明昊 尚杰

采访整理 来源:光明日报

当尘封两千年的国宝舞动起来

图为舞剧《五星出东方》 林小怡 摄

舞者身着长裙长袖舞动在丝线之间,“锦绣摇”彰显汉风古韵;曲裾宽袍翘袖折腰,“红袖绕”展现汉时女性优雅;于不经意间顺畅变换队形,“汉俑转”动感魔性十足……兔年春晚,舞剧《五星出东方》“锦绣”舞段惊艳亮相,让无数观众直呼“美哭了!”

连日来,一批批观众涌向新疆博物馆、和田地区博物馆,参观、了解这场舞剧演绎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背后的故事。这件文物承载了哪些厚重历史,舞剧创作中有哪些故事,为何会掀起新一轮关注热潮?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1.新疆最早带有“中国”字样的文物

“实际上,社会公众对这件国宝的关注,从1995年出土以后,始终没有中断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说。春节期间,“听新疆博物馆馆长讲‘五星’织锦的传奇”直播活动,吸引了1330多万人次在线观看。

1995年,在新疆考古所工作的于志勇,作为中日尼雅考古合作考察队一员,参与了对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亲身经历了这块织锦护臂被发现的全过程。

这件织锦护臂发现于一个编号为N8的夫妇合葬墓中,长18.5厘米,宽12.5厘米,面锦织造用白、青、黑、赤、黄五色丝,采用了五重平纹织法,织锦的颜色花纹全部由经线承担,经线有五层五种颜色,纬线只起固定作用,这代表了汉代织锦的最高制作水平。被发现时,这块织锦护臂仍色彩艳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以及凤凰、鸾鸟、麒麟、白虎、云纹等祥物瑞兽清晰可见。

这是迄今新疆出土最早带有“中国”字样的文物,也被称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2002年进入全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复制品在国内外多地展出时引起轰动,目前作为镇馆之宝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这件国宝最受瞩目的当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吉祥语。于志勇介绍,这是我国古代天文星占的占辞,“五星”指的是水木金火土,“东方”指的是天穹的位置,“中国”在汉代指中原的地域概念。结合史料及其他出土文物,锦文连续应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经过对出土文物的解析,这块织锦护臂是由汉朝政府批准专设机构设计织造,后赐赠“精绝”王族。精绝国是发源于昆仑山的尼雅河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孕育出的一个绿洲城邦,后被沙丘覆盖。“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不仅彰显了中国古人在观天文、察地理、制丝绸等方面的成就,也实证了我国古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以及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事实,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京新“牵手”让文物“活”起来

如何让这件曾在历史尘沙中封藏2000年的国宝“走出”博物馆,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乘着“文化润疆”东风,新疆人在不断探索。

“从2018年,我们邀请了国内多家艺术院团到和田采风、创作,想依托和田的出土文物,创作文艺精品,来讲好和田故事。”和田地区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化杰说,最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宣传部接过了这一重任,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携手北京演艺集团具体落实。

舞剧《五星出东方》以汉代织锦护臂为创作起点,演绎了在精绝古城,汉朝戍边将领“奉”与北人首领之子“建特”、精绝首领之女“春君”从剑拔弩张到并肩携手,从素不相识到深深认同并结下深厚情谊的动人故事。

虽然这一故事为虚构,但男主人公奉、女主人公春君、精绝城等名字和名称,以及剧中的部分台词,比如一句“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都是依据尼雅出土木简的内容编排而成。主创团队曾多次赴新疆和田采风,从考古史实、民情风俗、民族服饰、民族音乐等方面提炼艺术语汇,为创作积累了珍贵的素材。

历时两年多的精心排演、打磨,舞剧《五星出东方》在2021年5月通过评审,同年6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展开首轮演出。2022年虎年春节和元宵节期间,登上多个卫视和网络平台。其中的《锦绣》汉唐舞、《远古的呼唤》龟兹壁画乐舞等舞段更是火爆“出圈”,让不少网友感叹“文物考古与舞蹈艺术的碰撞与融合”,直呼“满眼中国味”。

《锦绣》描述的场景是,上元节灯火铺满天空,舞者身着汉式长裙,步伐轻缓蹁跹,在织锦的经纬线上起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逐渐呈现在眼前,汉唐味十足;《远古的呼唤》展现的景象则是,在精绝城首领款待宾客的夜宴上,舞者们身着华美服饰,手持莲花灯翩翩起舞,仿佛龟兹壁画中的仙子下凡,西域风很浓。

更出人意料的是,这部演绎文物故事的舞剧并不沉闷、呆板,倒有几分轻松诙谐。无论是春君劝解的独舞、奉和建特的“双人争斗舞”、三位僧人的“三人拉架舞”,还是奉、建特及随从的“五人对峙舞”、古城集市民众的“吃瓜舞”,无不在诙谐中释放出文化内涵。

这部舞剧也在新时期续写了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新篇章。由北京、新疆两地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演艺集团联合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委宣传部共同制作,北京歌剧舞剧院、新疆和田新玉歌舞团联合演出。

在剧中担任主演的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教授古丽米娜·麦麦提,将这部作品称作“用舞蹈写给家乡的一封情书”,她说,“这次排演让我再次认识到大美新疆的文化魅力,感恩歌舞之乡,感恩多元一体的家乡文化对我的滋养”。

3.创新文展文创 讲好文物故事

一年多来,舞剧《五星出东方》在全国多地已巡演30余场,登上央视《国家宝藏》等多个热门电视节目,相关话题的网络曝光量超5亿次,相继捧回了第十七届“文华大奖”和第十六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这部作品缘何得到广泛认可,其秘诀何在?在舞剧总编导王舸看来,文物是中华文明的亲历者、见证者、幸存者,也是舞台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近年来,从《国家宝藏》的火爆,到《唐宫夜宴》《只此青绿》的出圈,都能看出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费的旺盛需求,“这也促使我们文艺工作者以更加开放的思维进行跨界合作,不断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方式”。

实际上,在新疆,讲好文物故事的创新实践并非局限于舞剧一个门类。

走进和田地区博物馆,人们会发现,这里并没有采用博物馆常用的通史陈列方式,而是设置7个专题,通过文物展示与深度解读、沉浸式体验空间、微缩景观、全息影像、专家讲展览等手段,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让展览更加立体。该博物馆推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田历史文化陈列”2021年荣获第十八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奖,也获得了无数参观者点赞。

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和田博物馆还积极走出去,联合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首都博物馆,策划举办了“五星出东方——和田历史文物展”,吸引了不少北京市民前往一探国宝风采。

而从2017年,新疆博物馆就着手研发“五星出东方”系列文创产品,目前已开发出杯子、鼠标垫、丝巾、笔记本、工作牌等100多种文创产品,让这块国宝文物织锦护臂以更丰富的形态,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春节期间,这个系列的邮票、冰箱贴等文创产品销售火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创部负责人关懿说。

文物工作者探索的脚步并未停歇。“眼下,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舞剧《五星出东方》的本地化演出,另一方面与北京电视台联合制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田文物巡礼》4集系列纪录片,来发掘更多的文物故事,创作更多的文艺精品。”张化杰信心满满地说。、

光明日报记者 李慧 尚杰 赵明昊 来源:光明网